

墨痕心迹

□鱼享

这个七月,我去参观了湖笔博物馆。湖笔,小学老师就讲过,它和徽墨、宣纸、端砚一起,合称“文房四宝”,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。历史、工艺、历代书画名家名作,博物馆里一一陈列。同行的老师们欣赏着,轻声交流着。当我的目光流连于一支支或古朴或精致的湖笔时,指尖仿佛触到了某种久远而熟悉的温度,思绪瞬间飘回了童年,飘回了“冷坑舅舅”家那张铺着红纸的方桌旁……

最早见识笔墨,正是在我冷坑(我家相邻乡镇的一个小村庄)舅舅家。那时舅舅60多岁了,小平头,头发花白。他是个种地的农民,却写得一手好字。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,都爱找他写对联、帖子,他从不推辞。只见他戴上老花镜,把纸铺开,腰杆挺得笔直。手里的笔,一会慢悠悠的,一会又快得飞起,写出来的字,有的龙飞凤舞,有的又工整得像印出来似的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教我磨墨,左手按着砚台,右手捏住墨锭,嘴里念叨着“呼——吸——”,就那么一圈一圈地磨啊磨,砚台里那点清水,慢慢地变得又浓又黑。舅舅点我的鼻尖,叫我小书童,他说:“小书童,你以后要好好写字,好好念书。”外婆后来告诉我,舅舅年轻时其实是个读书人,肚子里有墨水,人也清俊。可就在他躊躇满志之时,家中突遭横

祸,几乎倾覆,他只能回来种地,那一头乌发也骤然全白。

我觉得舅舅和别的农民不一样,现在想来,那磨墨时专注的身影,那提笔时挺直的脊梁,大概就是所谓的风骨吧。

小学三年级时,我们有了毛笔字课。教写字的Z老师是外地来的知青,插队落户留在我们这里了。她人胖胖的,个子也不高,走路一摇一摆,我们老家话叫“垒垒垒”,像滚着走似的。她经常对我们说:“小囡(小孩儿)好好学习,以后日子会越过越好哩。”上课前,Z老师先用粉笔在小黑板上把字的架子(间架结构)和笔顺画出来,然后用毛笔蘸上水,在大黑板上一边写一边讲,讲完了,就让我们自己写,她再挨个儿走到我们身边,手把手地教。我们每次写两页,每页四行,每行四个,本子是方方正正的大楷簿。我们一撇一捺地写,连班上最调皮的捣蛋鬼,也能安安静静地趴在那儿写。老师用红圈圈起写得好的字,墙上的学习园地里,每星期都会贴出优秀作业,同学们一个二个数红圈,每一个红圈都收获着羡慕佩服的目光。

初中时,美术老师组织了一个写字兴趣小组。三五个女同学、一两个男同学。有个男同学专写隶书,还拿过好几次奖。不过,他写

字前总先用铅笔打个底稿,与其说是“写”字,不如说是“描”字,我们几个心里面就有点瞧不上他这本事。后来参加工作不久,他遭遇了不测。我们说起曾经瞧不上他写字这件事,还觉得特别愧疚。另外几位女同学的字,基本功特别扎实,一个学颜体,一个学柳体,风格分明,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后来,学习越来越紧,可我们跑去写毛笔字的劲头一点不减。那会儿写毛笔字对我们来说,简直成了定心丸、减压阀。我们把写得满意的字挂在墙上,有一次,有领导来学校检查,一位领导指着墙上我的字说:“这个男同学写得不错,有劲儿。”天呐,我可是个女同学呀,就为这事,后来好长一段时间,班里同学都管我叫“这个男同学”,去年开同学会,大家还拿这事开玩笑。

读师范时,毛笔字是选修课。学校外聘了一个姓史的男老师。为能引起同学们的注意,史老师总要说:“注意了注意了,下面,我要讲王羲之写字秘诀中的秘诀了。”他把大毛笔蘸满了水,一边讲解,一边在黑板上示范。可惜有打瞌睡的,有看小说的,那段时间大家对写毛笔字兴致不高。史老师那句“王羲之秘诀之秘诀”的口头禅,还有他示范时慢悠悠打太极的身影,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,至于“秘诀

之秘诀”到底是啥,我压根儿就没认真听过。现在想起那一段被荒废的时光,真是说不清的滋味。

刚参加工作那会儿,事情又多又杂,心里也烦。无奈之余,我就一个人躲到楼上,在朝南窗户下的写字台上,铺开纸,研好墨,一笔一画地写啊写。写着写着,耳边的嘈杂声消停了,脑子里的乱麻也解开了,整个人都轻松起来,再看那些烦心事,心里头也透亮了不少。后来,在一次比赛中,我的毛笔字竟然得了一等奖,真是额外的鼓励。但是我这字,一直没啥固定的章法,也没个正经字体,这倒真像我这个人,不太讲究那些弯弯绕绕,可不就是字如其人嘛。

从博物馆出来,不少老师又走进了近旁的毛笔专卖店,兴致勃勃地挑选起合心意的毛笔。我也看上了一支,握着这支新笔,环顾周围同样被笔墨吸引的人们,我忽然意识到,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情怀涌动。

近几年,传统文化是真热起来了,在我生活的小县城,从幼儿园的娃娃到老年大学的老爷爷老奶奶,都开始学写毛笔字了。前些日子,单位里还张罗着搞了个业余写字小组。看着这重新焕发发生机的笔墨风景,

我想,我也该把毛笔重新捡起来了。

水磨川河的夏天

□郭亚峰

老家的六七月,是一个忙碌而又暴雨频发的季节,前两天在抖音看见老家发洪水,瞬间将我的记忆拉回到多年以前……

六七月正值农人收割小麦的季节,每家每户都很忙,读小学那些年,凌晨三四时就被父母叫醒去地里帮忙。中午天太热,所以一般都得早起,趁凉快多干点活,直忙到中午十一二时才停下来。吃完午饭,睡个午觉,躲过烈日高照的正午,舒展一下疲惫的身体,下午三四时接着干,年年如此。

有一年,父亲在外打工没有回来,家里的农活落到母亲、爷爷还有我们几个孩子身上。快到中午时,母亲和我们孩子提前回来准备

午饭,爷爷还在地里干活,突然,黑压压的乌云遮天蔽日,狂风疾驰而过,电闪雷鸣之后,豆大的雨点劈里啪啦砸了下来,转眼间,天地间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水幕……

老家的地都是山地,山水比较多,我们家对面的山地边有一条河,二三十米宽,由于过去水磨使用多,所以这条河叫水磨川河。每次下大雨,山洪都会涨满整个河道,有时候河水会冲垮旁边的道路,甚至淹过村庄。大河旁边去地里的山沟也有条小河,水也不少。一下雨连家門口小沟的河水都快冲上路面了。爷爷那时候六十多岁了,身体消瘦,有风湿性关节炎,腿脚不便,现在突然下这么大雨,急得

我团团转。我问母亲:“下这么大雨,爷爷不会有事吧?”母亲说:“这么大雨,你爷爷怕不是被山洪冲走了!”我满心忐忑,害怕再也见不到爷爷了,都快急哭了。但是雨大,河流湍急,我们没一点办法,只能干着急。母亲看我焦急的样子,连忙安慰说:“等雨停了我们去找找。”

幸好,雨下了一会就停了,但是河水依然汹涌,过不去,我们只能继续等待。一两个小时太阳出来,河水也终于退去一些,我看见河对面有几个同样淋了雨的村民正在尝试着过河,立马前去打听,有没有看见我爷爷。有个村民说,他看见爷爷在山沟的河里面捞石头呢。听到这里,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。

爷爷回来后我问他,下雨的时候他在哪里,他说那会已经在回来的路上,看见下雨,就顺便就近找了个山洞躲起来了,雨停了才开始往回走。回来的时候看见河里面有几块大石头,被水冲走挺可惜的,于是顺便给捞了上来,等哪天河水变小时再给它搬回来。听到这里,我嘴上虽然没说啥,但是心里面还是一遍一遍默念着“谢天谢地”。

爷爷已去世十多年,前段时间我还梦见过他,很是想念。爷爷如果活到现在,也有九十岁了。如今,山还是那座山,河也还是那条河,青山绿水依旧,六七月暴雨照样频发,但是,河里面捞石头的老人,却再也见不到了……

军装

□范永海

2009年清明节那天,黄大成又一次静静地站在宿舍的穿衣镜前,目光痴痴地凝视着镜中身着07式春秋常服的自己,手指反复轻轻抚摸着帽上的八一军徽和帽墙上银灰色的饰带,心中满是不舍与眷恋。他手指下移,先摸了摸肩章上金色的“两杠两星”和领口的橄榄枝领花,接着左手摸了摸右胸前的金属陆军胸标和姓名牌,右手摸了摸左袖上的臂章,最后右手停在左胸前的三排资历章上。领口的金色领花映着日光灯,闪着两道金色的光,每一道光茫都承载着他的荣耀与梦想。

“老黄,组织上考虑让你转业。”团政委的话还在耳畔回响,如重锤般一下下敲在黄大成的心上。他内心五味杂陈,有对未来的迷茫,更有对这片军营的深深不舍。妻子林芳拉着儿子小满站在家属院梧桐树下,树影婆娑间,他看见她鬓角新添的白发,愧疚之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那年林芳生小满,他两次因参加演习推迟探亲,儿子满百日了才回到家,归队的前一天晚上,襁褓里的哭声让他整夜失眠。

转业命令下达那天晚上,黄大成坐在沙发上发呆,林芳把儿子放到他的腿上:“以后你就有时间多陪陪小家伙了。”6岁儿子摸着他的胸前的资历章玩,他却想起1998年带队抗洪时,被管涌卷走的列兵小王。那天他把小王父亲带到穿着军装的遗体前,老人颤抖着抚摸儿子的肩章:“这军装,比俺给他缝的寿衣还体面……”那一刻,他更深刻理解了军装的意义,那是责任,是使命,是无数军人用生命守护的尊严。

宿舍里,军需助理员小周递来一个袋子,轻声说:“副团长,春秋和冬常服可各留一套,军官礼服和大衣可留下,冬(夏)迷彩服、

帽徽、领花、臂章、胸标和资历章等,按规定得收走。”黄大成接过袋子,红着眼整理衣物。他找到一套破旧的冬季迷彩服,左胸前还缝着褪色的“军事五项标兵”标志,上面似乎还留着往年演习时的泥渍。他把装好衣物的袋子交给小周,思绪瞬间被拉回到新兵连当班长时的那个雨夜,他和战友们在泥水里抬着重机枪奔袭三十里,裤脚卷起时露出结痂的冻疮。那是他最热血的青春,是他成长为一名优秀军人的见证。他紧紧抱着留下的军装,心中暗暗发誓:即使脱下军装,也要保持军人的本色。

“黄部长,民兵整组工作要开始了。”2014年3月的一天,新来的张干事拿着文件袋说。“好的,过两天召开个任务部署会。”黄大成回答着。转业后他当了两年副镇长,一年前被选任某镇武装部部长,按规定仍可着军装,只是肩章换成了银灰色的专武干部符号,领花也换成了银灰色,胸前的资历章换成了专武干部徽标。当军装再次穿在身上,他内心涌起一股自豪与使命感,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清明发生山火那夜,黄大成穿着沾满草屑的迷彩服在“火线”指挥。“黄部长,左边山头再来一个班……”对讲机里传来民兵排长赵军的呼叫。他迅速调整民兵应急分队队员前去支援,累得快撑不住时,心中只有一个信念:一定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当最后一点火苗被扑灭时,他脸上黝黑,口干舌燥,迷彩服几乎湿透。当消防队员和救火村民撤离,民兵队员高举着队旗欢呼胜利时,他疲惫地笑了。那一刻,他知道,军装赋予他的使命从未改变。

黄大成有个习惯,在家时经常钻到阁楼

里转悠。那里有他一个专用衣柜,里面挂着一排整齐的旧军装,从87式到07式,每套制服都按军衔排列。妻子一次出差,在视频中展示了给他新买的羊毛衫:“你穿军装都二十多年了,休息时多穿穿便服。”他嘴上说谢谢老婆关心,心中却认为:07式毛衣既好看又耐穿呢。

2022年9月,儿子小满作为大学生新生保留学籍应征入伍。县里召开新兵欢送会那天,他特意穿上了07式专武干部常服,礼堂穹顶的射灯下,看着台上作为新兵代表表决心的儿子,心中满是欣慰,仿佛看到了33年前的自己,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继续为国防事业奋斗的决心。

“21式作训服配发工作已完成,请大家爱护……”县人武部会议室里,每个专武干部都穿着崭新的作训服了。窗外的梧桐叶落进窗棂,黄大成想起第一次穿21式作训服时,上网查到领章、臂章等标识采用航天材料热熔技术,标识暗纹是激光雕刻的。那一刻,他感到科技的进步,也为自己能够从从事国防后备工作而感到骄傲。花开就会有花落,黄大成又要转岗了,当那些专武干部符号陆续摘落在红绸布上时,他心中猛然感到一阵沉甸甸的失落,随后是一丝坦然与豁达。

回到家,黄大成钻进阁楼,打开专用衣柜的门,庄重地把21式作训服挂在最右边。接着走进书房,从书柜里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:2009年转业时,林芳抱着小满站在军车旁,他身后的梧桐树还有碗口粗。如今听战友说那些树冠早已遮蔽天空,就像他藏在衣柜里的军装,层层叠叠压在时光之下。

想着一年前考取炮兵防空兵学院的儿子,黄大成望着窗外,心中充满了希望。

留不住 一轮落日

□石泽丰

掀起一枚火红的印章
在天幕的落款处
怀着所有的期待、希冀
我和一线奔流的长河
都是在自圆其说

鸡犬桑麻的村庄
换田亩以今日月
炊烟顶天
火苗在灶膛里白费口舌
这是我降服自己的理由

这样。心甘情愿的收场
一束老了的蒿草背驮夕阳
久久。直不起腰来
在一阵风的提醒中晃了晃
最终 还是放了手